



百家笔会

韶山冲,因为一位伟人而闻名世界的小村落,无数人怀着崇敬之情流连于此,只为伟人从这里离开家乡走上了革命道路。

萧韶九成,凤凰来仪。相传上古时期,舜帝南巡受困于此,用一首韶乐“化干戈为玉帛”,后命名韶山。在这里,他完成了最后一次南巡,逝于苍梧之野,引出了“斑竹一枝千滴泪”的千古佳话。

韶山冲是个美丽的地方,群山环抱,绿树翠竹。冲是方言,意指山区的平地。在一片松竹掩映的坡上,有一栋凹型房屋,被当地人称为“一担柴”式民居。屋有十八间,一多半盖着青瓦,另一小半盖着青草,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毛泽东出生在青瓦屋中。

作为生于岳麓山下的长沙人,我与相隔不远的韶山有着不解之缘。幼时随父母离湘,初见青瓦屋已是少年。

首进韶山冲距今四十余年,心怀敬仰和渴望。下放农村又落户矿山后,探亲的父亲捎上了年幼的我,第

一次坐火车的我,坐上东方红号,首次听到了那首歌《火车向着韶山跑》,那以后,这首歌一直陪着,从幼年唱到了花甲。

下了火车再走路,匆匆吃了点干粮,到达韶山冲时已近黄昏。余晖洒满那栋青瓦屋,我随父亲虔诚地鞠了几个躬,沿着老屋看简单陈旧的物件,心中盛满敬仰。离开时,隔着荷花塘,依然五步一回头,匆匆的几十分钟,故事、传奇,雕刻在我心中。

再进韶山,已念大学,暑期约同学去韶山冲,还坐火车,还听那首歌,其时已有了公交。几回回梦进韶山冲,心中情定故居屋。再访故居,讲解员为我们讲了毛家人为中国革命做出的牺牲和贡献,触景生情,缓缓走过每个房间,毛主席形象愈加高大。转场2.8公里外的滴水洞,被清幽深远打动,开放不久的景区是毛主席20年前住过的地方,天然石画、杜鹃春晓、奔龙泉池,被誉为“西方山洞”。

三到韶山冲,身份是记者,陪同者自然想把更多的故事告诉我们。从毛主席把田地免费让老乡种,把屋

五进韶山冲

□ 刘力

舍让村民住,到老人家返乡祭祖的场景,再到那个特殊时期,他在滴水洞的思考,细细品味伟人的足迹,普通的地方不再普通,神奇的传说愈加神奇。

在落成不久的毛泽东铜像广场,我久久凝视那座高高伫立的铜像。讲解员说,韶山冲的建设以“伟人故居、田园风光、自然生态、和谐韶山”为总定位,以人为本,“少征、少拆、少砍、少控”为理念,这也是毛主席一生为民情怀的体现。

伴着身旁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瞻仰毛主席伟岸的身躯,双目炯炯,神采奕奕,笑容微露。铜像高6米,重3.7吨,红花岗石基座高4.1米,全高10.1米,这些数字都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据说铜像落成时,整个韶山冲经历了日与昼、雨与晴的洗礼,凭吊这位终生为国家为人民奋斗的伟人。阳光下,铜像熠熠生辉,我恭敬地鞠躬,致敬伟人,感恩伟人精神给我们带来的雨露阳光。

单位组织党建活动,第四次来到了韶山冲。这回,怀着崇敬和眷恋的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默念伟人诗作,心念着五进韶山冲的往事,更怀念诗作伴我走过的人生路。

又到故居,门前已排起了长龙,据说排队需要90分钟。小小韶山冲,吸无数人的目光,引无数人折腰,这就是伟人的精神伟人的魅力。径自来到故居对面的塘边,看着那栋熟悉的房屋,心中生出一首歌,那首歌叫《东方红》,陕北民歌曲调,却将伟人精神道得分外清晰,便是这首歌长唱不衰,让中国人昂首挺胸站起来。

细细品味韶山冲,目光再凝视那栋屋和屋门匾额邓小平同志题写的七个字“毛泽东同志故居”,更深深理解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含义。

告别韶山冲,依依不舍。仍在默诵着伟人诗作,“别梦依稀逝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韶山冲,展示湘人倔强,展示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永远具有崇高的人格魅力,你是人们心中的圣地!

天涯诗海

海南,你好

(组诗)

■ 孔庆武

问候语

每一次都想
和你正式打个招呼
词语像晶莹的浪花在不断地
跳跃

是爱你,是梦你,还是恋你……
这么多年了
总觉得那些长短句像沙滩上的
脚印

深深浅浅的,随着潮汐消失在
一片海蓝蓝,天蓝蓝中

每一次都想
带上父母,妻子,女儿,到海南
吹拂着快乐的海风,尽情的
踏浪

每一次都想
大声说一句:海南,你好!

船

古人:剡木为舟,剡木为楫,
以济不通

海南有小舟,更有大船
水流山转,入海

木飘在水面,铁浮在海上
舟船载着满满的爱
在这里出发,开始远航
岸——梦想抵达的地方

在海南,我看见一片叶子驮
着一只蚂蚁

在海南,我看见一只椰子漂
浮在海岸

在海南,我看见一只漂流瓶
在漂流

在海南,我看见了更多的船
其实,我最想做的
是给女儿折一只纸船

用我儿时学会的手艺
教会一个女孩如何让纸船
去起航

水流千里,船行天下
在海南,我用一个简单的仪式
圆了女儿最初的希望

椰韵

你在那里
哪里就有海风的身影
吹拂着曼妙的身姿

你在那里
哪里就有晨曦的微笑
抚摸漂亮的羽叶

你在那里
哪里就有甘甜的椰汁
喝在心里清凉凉

海之大,天之蓝
椰树千百年一直站立在海边
有情,有义,有歌,有韵,有
酒,有故事
守候一份不变的承诺,在长
长的海岸线



生活记事

八月,乒乓球军味浓

□ 江龙光

八月,在部队,是现役军人最热闹的月份。在地方,则是退役军人回忆军味最多的月份。

建军节前夕,我所在辖区开了座谈会。会上透露,大同街道办事处准备组队,参加海口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举办的全市乒乓球比赛。

说起这次参赛,真有点悬。当我从同辖区球友吴曼青那里,获得球赛内容后,就找到武装部。部长赵青宇过去从不认识,一听上级有通知,马上调阅文件,马上打电话给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安洪洲站长。安站长正在医院看医生,接到电话马上赶了回来。回来后,马上又开了碰头会。最终,决定马上组队参赛。这五个“马上”就在一小时内完成。在他俩的身上,我再次看到久违的雷厉风行,因为他们也是退役军人。

应上级要求,参赛单位运动员要统一服装,于是,安洪洲邀我到运动商店去购买。两个大男人看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品牌的衣、裤、鞋,一边看,一边比较。等全部定购完毕,已过正午,肚子直唱“空城计”,但不能

在外面吃饭,下午各自有事。退役军人能伸能缩,能撑能饿,把上级交待的事办完办好,是最重要的职责。

比赛当天,又是一场考验。我们队分在“死亡之组”,组里最强的队,上午一交战,便对我队狂轰滥炸,我队奋力拼搏,结果还是输了。

中午吃饭,安站长为了让大家吃得舒服一点,便开车带着队员远离赛场而去。刚落座,门外顿时乌云密布,接着噼里啪啦,雨声真像乒乓球声。想起上午输球了,大家知道下午没有任何退路,只能拼了。噼里啪啦,有点揪心。噼里啪啦,有点醒悟。噼里啪啦,有点励志。

迎着暴风雨回到赛场。第二个团体对手实力依然比我们强得多,众多高手预测都是一边倒。经过激烈角逐,前两盘双方战成一比一。第三盘,心急如焚的替补队员吴曼青站起来鼓劲,每赢一分,她带头又喊又叫又鼓掌,喉咙喊哑了,手掌拍红了,第三盘最终被我方艰难拿下了,比分二比一。队友王忠民再次出场,面对多次夺得海口市和海南

省直属单位老干比赛前三名的高手,手握两面颗粒胶拍的忠民老弟,正手沉拉,反手重击,一鼓作气,拿下赛点,结束比赛。

在死亡之组,我们没有死亡。看来何时何地,发扬我军敢打敢拼精神,弱队也能变为强队,一切皆有可能。

赛场上每场比赛一结束,这些以退役军人为主的球队,队员们下场后都会边擦汗,边喝水,边畅谈。赛场如同战场,一上场就要重视对方,知己知彼,方能扬长避短。赛场又不同战场,战罢双方都会主动迎上去握手,因为我们是切磋球艺,锻炼身体,增进友谊,重温军旅生活而来。

有幸参加这次球赛,还得感谢主办方负责人。记得数月前,我曾给他建议举办一场球赛,他高兴采纳,还让工作人员专门给我打来电话,征询办赛事项。看来有作为、有担当的人,为民办事毫不含糊。

看着银球快速飞转,看着退役军人英姿健步,八月,乒乓球军味浓。

夏收的农忙时节

□ 曾洁

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呈现出各家各户早造和晚造割稻谷的气象。

那年夏季,我跟母亲到自家水田里收割稻谷。天气虽然很炎热,但还是有一朵朵白云在飘动,也有树梢的叶子摇曳着。心是凉爽怡悦的。

接近中午时分,母亲所带的凉井水,被我喝得只剩少许。嘴唇干得几乎起泡。而母亲割稻谷的动作依然优雅自如。母亲弯着腰背,左手握着稻谷,右手挥着镰刀。镰刀几乎贴着水面,发出“嚓、嚓、嚓”声,一把沉向下的稻谷就被顺势堆在稻秆上。母亲还一边割,一边打捆。

我偶尔直直腰,感觉胳膊上被芒草划出的小线子,沾上汗水后,钻心的疼痛。

看到母亲超前,就极力地挥舞镰刀往前赶,但仍然落后。腰痛得实在难以忍受了,只好直直腰,喘口气。小手心也被镰把磨出血泡。但我不松懈,割着割着,竟然觉得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熟练。

休息一会儿,凝望水田远处。看见牧童骑在水牛背上,悠然自得地唱着牧歌,歌声飞越稻田间,快乐洒得到处都是。

忙了几天,家里的五亩稻谷收割完。母亲请有牛车的亲戚帮忙把稻谷“拖”回家,堆满了一走廊。

这是记忆中夏收的农忙时节,割稻谷的光阴故事已经成为回忆。

此,竹相一直很难看。它甚至也明白了,再也不向人行道上长了。

这样,路边的小竹林依然活着。每年冒出的小竹笋少了,长成的竹子稀稀疏疏。有时,喜欢走近路的人图方便,穿过竹林,留下歪斜的小路。

我目睹了这片小竹林的生长,同时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公园越修越美。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有人出来把小竹林照顾得美美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初衷。

心灵细语

寂寞镰刀

□ 包光潜

我对镰刀的喜爱,胜过其他。犁铧翻耕田地,锄头松动泥土,耘耙除却杂草……它们各司其职,默默无闻。只有镰刀的上场,是闪亮的,郑重其事的,表明农民盼望已久的收获季节已经来临。开镰之前,农民要举行盛大的开镰仪式,献祭诸神。古老的开镰舞,兼具男性的粗犷,又有女性的柔美。月光映照下的开镰舞,仿佛农事的图腾,每个瞬间的定格,恰似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剪纸,它们尽情表达了广大农工的内心情怀与渴盼。而这些,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面对母亲老屋檐柱上的镰刀,我禁不住热泪盈眶,无语凝噎。这泪水里蕴含的情愫,过于复杂,有欣喜,也有忧伤。欣喜的是农业机械化,它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从艰辛而传统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忧伤的是昔日的镰刀日渐生锈,大批地退役,没有喧响的锣鼓,没有退役的仪式。

母亲的镰刀,静静地、安详地停顿在高高的檐柱上,多么像一个掉了点的问号。每个夜晚,风声从它的身边呼啸而过。有怜悯,也有安慰;有奉劝,也有励志。可是镰刀依然故我,站在农具的高处,始终睁大一双机警的眼睛,生怕有什么千载难逢的机遇错过。有时候,它也在寂寞与空旷的夜晚,对着广袤的田地和无尽的苍穹,嘶声力竭地呐喊,以致声音沙哑,时而伴随着哭腔。每逢此刻,我便摒弃嘈杂,屏住呼吸,聆听它的心声。它生病了,患有满身的皮肤癣,痒得它彻夜无眠。它实在不习惯站在高处瞭望,却又

无可奈何。它多么想从檐柱上走下来,走向田野,走向蓝天……那里才是它的故乡。

我曾经憎恨过镰刀,丢弃过镰刀。我的手指至今对它的嗜血,记忆犹新。那是学习收割必须付出的代价。为了生存,我必须掌握收割的技巧。有了技巧,才能驾轻就熟,所向披靡。懵懂的少年,手握镰刀,奔跑在熟香的田野里,俯视低着脑袋沉思的庄稼,身体是多么的轻盈,内心是多么的喜悦啊!

割完麦子,又割油菜,再割早稻、中稻和晚稻。收割的间隙,镰刀又从田野跟着我们一起上山,收割鲜嫩的茅芯。这是耕牛的美食,粗粝的纤维饱蘸着丰富的营养,还有镰刀悄悄渗透的铁质。收割成熟的茅草,晾干,像稻草一样金黄。它在农闲时为草屋披上新装。

镰刀是忙碌的,镰刀是辛苦的,镰刀又是喜悦的。它在谷香飘逸的田野奔跑,你追我赶,把朝阳推向中天,把夕阳搂在怀抱。它又似一弯新月,越割越明亮,越亮越耀眼。而谷物入库时,它又悄悄地回到檐柱上,像一只等待召唤的精灵。它的翅膀,便是田地里成熟的芬芳。

又是麦黄时节,我要回乡村!寻找麦田,寻找镰刀,寻找丢失在田野里的梦想。多少天争先恐后地离开了田地,抛却了镰刀。可是,等岁月流逝,尘埃落定,蓦然回首时,他们儿时的梦想又有几多实现?寂寞的镰刀,却一直在等待游子的归来,浪子的重返。我终于明白,不是镰刀寂寞,而是我孤独。

闲庭信步

路边小竹林

□ 胡伟

我关注的小竹林,是在我上班的路上,天天不经意间用眼光打量的小竹林。准确说,是在左家庄中街街和平里东街的人行道边小竹林。

这应该是一家热电公司围墙外边靠马路的小竹林,是不是他们搞来美化无从知晓。也有可能是居委会建设的,在他们院墙之外步行道之内,因地制宜开出一块地方,修了一个小花园,种了一些树,建了一个四檐朝天的凉亭。不管是谁建设的,在我看来最突出的还是在路边罕见地修了一片小竹林。

竹子是南方生长的,把竹子种在北方,我以为建设者初衷是好的:爱竹。我这个上班族,因此也受到了恩惠,可以免费接触北方见不到的竹子。

其实,北京种竹也还是有成功记录的。北京园林技术一直具有传统优势。爱竹的人不少,大规模引进竹子繁殖应该进行了上百年,以至于现在还保留了紫竹院一个地名,以拥有一家以竹子为主题的公园而得名。这个公园距离国家图书馆不远,公园里种了好多品种的竹子,非常秀美。

而我关注的这片小竹林寂寂无名,种植时间不久,也就三五年吧。开始它们在路边确实吸引了不少目光。大家天天看它,当个宝。时间一长,这宝贝,还是瘦瘦小小的,枝叶干巴巴,慢慢注意的人就少了。

也许我是搞林业出身的,我倒是一直关注着它。早晨,阳光温柔地披向大地,我经过小竹林时,看见它们努力去生长的样子,给不

少启发。下午下班,黄昏时,阳光慈祥地把光洒在大地上。小竹林也不例外,期期艾艾的样子,非常乖巧,让人喜爱。

每年春天来临,别地的花朵到处盛开,小竹林不动声色,仿佛还在冬天遐思。临近春天尾声,小竹林才恍然大悟似的,冒出小竹笋。遥想我的家乡南方,满山的竹子春笋都早已长成了新竹。

我不能对它们有所挑剔。这片竹林太难了。自从它们在这里落户,我很少看见有人给它们浇水。脚下的地,估计也是碎砖地,根本留不住水,望过去,永远干巴巴的。可能园林管护人员还是给它们浇过水,不过从地面干燥的情况来看,起码经常性浇水的待遇是没有的。

而且小竹林确实没死,一直活着。只是有点憔悴。竹叶耷拉着,竹竿一直很细,经不起一阵风似的。有时,难得来一阵雨,小竹林一片欢腾,竹叶青青。可是,北方的雨,不过洒洒水,别指望能够豪饮。

小竹林就这样在路边熬着,它希望有一个奇迹,能熬过困难的幼年,来到茁壮成长的青年,这样它就可以轻松对付严酷的干旱和贫瘠。

它没有等到这一天。有一天,它不知不觉把身体长到了人行道上,其实也就一点,还是新长的竹子,伸进了那么一点点,影响了所谓的行人走道。于是,就有人出面给小竹林一通修理。我看见不少的竹子被砍下,带走。小竹林被粗暴了发,看上去乱糟糟的。小竹林一蹶不振,从